

才子与淑女

青春树下

苏德

戴月行

尹珊珊

董晓磊

何员外

张健玮

甘世佳

小饭

张悦然

李

张悦然、李傻傻、何员外、春树、蒋峰、董晓磊等

十四位当红青少年作家，
强力出击，

当红青少年作家，强力出击，用才华演绎青春之歌
用才华演绎青春之歌

才子
Vs
才女

青春树下

长江文艺出版社



苏德

戴凤行

尹珊珊

董晓磊

张健

甘世健

小侯

张悦然

李傻傻

何员外

蒋峰

蒋方舟

一章

春树
等著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树下才子 VS 才女/张悦然等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4

ISBN 7-5354-3009-0

I. 青…

II. 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7386 号

责任编辑:尹志勇 刘青

责任校对:黄黎丽

设计:汤 玲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峰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9.25 插页:2

版次: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2 千字

定价:1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001 李俊俊 LISHASHA
小李知道所有的秘密

018 蒋 峰 JIANGFENG
63578342

062 张佳玮 ZHANGJIAWEI
天 下

086 小 饭 XIAOFAN
隐身童话

100 甘世佳 GANSHIJIA
婉 啼

108 一 草 YICAO
初 恋

161 何员外 HEYUANWAI
龙之子
小龙女
纓 子

- 174 张悦然 ZHANGYUERAN
直落布兰雅大道
- 190 春 村 CHUNSHU
夏天的长安街少年杀人事件
- 206 蒋方舟 JIANGFANGZHOU
奇思幻想
- 220 戴月行 DAIYUEXING
关于顾良城的一切
- 240 苏 德 SUDE
真如涅槃记
- 260 尹珊珊 YINSHANSHAN
人间关系
- 269 董晓磊 DONGXIAOLEI
彼岸花



星档◆案



星名：李傻傻

性别：男

代表作：《红X》

谐评：“80后”作家第一人，有少年沈从文之称

人气指数：★★★★★

小李知道所有的秘密

李傻傻

有人应当还记得那天报纸首次把天气问题发在头版头条的，一个特大号的标题：空气湿得能拧出水儿来。小王提着这沓软耷耷的报纸从种子西路走到种子东路，从汽车西站走到汽车东站，她的身边没有一个人。和她一起下车的那些人，都在瞬间离开了她的视野，她一直没有发现这一点，只是低头匆匆地往东站旁边的“窈窕服装行”走去。

小王觉得，地上刚下过雨，因为她的鞋上沾满了小城里才有的黑色泥浆。回老家过年、过元宵，北方寒冷地带的居住习惯让她下车后觉得闷热不已。春雷在她上车的时候响过了，独守空房的老母亲在她回家的二十来天里一直在重复地问她为什么还不要孩子，她的理由是如此朴实以致小王根本想不到理由来拒绝她：我想抱孙子了。严格说来，她应该这样表述：我想抱外孙了。小王走的时候，母亲让她写下一份保证书，说这就是她那一年从开春到除夕的任务。走过种子路的时候小王差点要哭了。她结婚七年，在种子路住了五年，在汽车东站旁边开

服装店开了三年，供奉送子观音供了两年，她说这说明自己已经尽力了。隔壁店的小李曾经说，也许是大伟的问题呢？你们完全可以去医院查一下。她的理由也很朴实，她说现在这又不是什么丑事。

“大伟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小王站在“窈窕”前找卷闸门钥匙。大伟是一个高超的大车司机，春运时候，跑长途客车，前两年跑珠三角，这两年跑长三角，一天能赚一万来块；春运一过，他就把客车卖了，换辆货车，跑长途货运，一个月也能赚一万来块。当小王的母亲问大伟为何已经四年没有朝她看一眼的时候，小王心安理得地告诉她大伟很忙，但是他还是经常问起她，过年的时候还会在桌上盛一碗饭请她先吃。我还没死呢就给我烧香了，哪天等我真死了我看他还不一定来。老母亲生气的时候丝毫不顾及这是她与女儿几年来难得的一次会面，小王知道她又想起了当年女儿连夜跟着大伟跑到长江以南的家丑。她安慰了母亲几句，然后把手伸进围炉的被子里，脸扭向与母亲所在方向相反的一边，闪过七年前在苹果树下与前来栽苹果树的工人大伟缠绵交叉的细节。

小李走过来。小王理所当然地问她下雨天生意是不是受了影响。下雨就好了，盼着下一场大点的雨好出太阳呢。小李告诉她，这是大地的回潮，对联上都写成“大地回春”。屋里都湿透啦。六楼地板都像发了水灾。

我看是你湿透了吧。小王尽情地开了一个玩笑。小李是一个还没有脱掉婴儿肥的姑娘，看上去清爽而大方。但是小王知道她经常湿透了，因为这是小李在与第一个男朋友约会后回来亲口告诉她的事实。小王记得自己曾经满脸正经地解答过她的诸多疑问，并预言她会由刚开始的过于害羞迅速变成迫不及待。“没有的时候无所谓，有了就离不开。”



小王知心姐姐式的传授让小李朝着城里人的修长舒展长去。她学会了穿超短裙，穿长统靴。渐渐学会了用探讨而不是求教的语气和小王说话。

“湿透算什么？我还高潮了呢。”

“地球的能量没那么大吧？”

“你以为，人家积蓄了50亿年哪。”

两人笑了一阵。街上没有一个人，小李探头看了一下，排除了失窃的可能，于是蹲下来，准备帮小王把卷闸门往上拉去。小王把钥匙插进去以后却发现无论如何也拧不动。天气太潮了。小李说。锁也能潮？小王朝反方向拧了几圈，总算动了一下了。在小李的进一步鼓舞下她成功了。卷闸门哗啦啦地抱成一团，滴下几滴来不及看清颜色的水珠。进了店子，小王叫了一声妈呀，小李则捂着嘴巴笑了起来。屋子里拥挤着一股蔬菜大棚的气味，墙上趴着来自地球的体液。这是怎么了？小王说的这个句子是一个设问句，小李把没必要说出的答案又重复了一遍。是你能想到的：天气太潮了。

小李，快帮我把衣服拿到楼上去晒一下。她们各自抱了一捆，踮脚走上像是刚刚洗过的楼梯。二楼银色的防盗门那时是银灰色。小王用力打开阳台所有的窗户，她转头时看到玻璃窗整体上是一片白蒙蒙的景象，重力使大小各异的水珠流在窗台上的同时保留了几道细长的透明，小李的脸在玻璃后滑稽地闪着，小李的眼睛因为眼球突出几乎要沾在玻璃上。别玩了，快过来。你这竿子离天花板太近了。小李用手指在玻璃上划着。

“阳台上透出灯光，是她回来了吗？那是第三个窗户吧。是第四个？是第几层来着？应该是二层，三层没有那么低，一层没有那么高，四层就更不可能了。回去了这么久，也该回来

了。春节生意都让她赔干净了。没错，我家是种子东路3号二层左起第三个窗户。咳。嗓子眼有点干。洗车的时候不该喝酒去了。看不真东西。妈的，马路也该修修了，跳上跳下。政府拿着钱都干粪去了。就那个窗户亮着灯，是也好，不是也好，反正明天早上要去交车，今天晚上不能回去睡……”明天票价就将回落到正常水平，大伟已经联系好了买主，也联系好了货车的卖主。后面一辆汽车发出表明超车意图的喇叭声，车身尚未完全超过时突然右拐弯从大伟的车前折向北山岔路口。操！找死啊！急刹车后，大伟摇下两寸左右的车窗，把骂声送到了驾驶室外。然后他用抹布擦去了挡风玻璃上的水汽，看清楚了那个惟一不黑的窗户确实是自己家的。

他还记得他第一次认识小王的情景。当年他和无数老乡去陕西为当地挖苹果树坑，挖一个三毛钱。接下来的故事毫无新意，但是自然会因为它对于大多数人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而被当事人铭记。他放弃了继续挣钱的机会把这位处于兴奋状态中的姑娘带到南方，带到自己长着黑霉的屋子里。由于强制婚检的制度他们去婚检了。在大伟与医生的方言中小王并不焦急地度过了约半个小时。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小王记得当时她听到的就是这八个字。

结婚那天下午，大伟在氮肥厂里请了假，然后坐上三轮车去十里外的一个岛屿度蜜月。小王还记得大伟严肃地说我们这是度蜜日，一则我们的时间只有一天半，另则……他让眼睛狡猾地看向小王的侧面。还处于害羞期的少女小王想起他说过的“一天一日，一日一天”的故事，掐了他一把，两人随后出发。

岛的名字叫狐狸岛。你可以认为得名于岛上生长着狐狸，也可以猜测是否岛屿状如狐狸，反正我没有答案。我惟一知道的，是岛上长了竹子，它们朝一个方向倾斜着生长，依稀可以



看出洪水就在不久前流过。大伟想在边缘沙地铺一张塑料纸，但总被风吹走。两人抓了四大把湿沙子固定了四个角。他们满心欢喜地躺在上面，学着影视剧里的情形透过竹叶飘动的缝隙看着天空的变化，但是总是不小心地滚出塑料纸的范围。当他们全身都感觉到沙子的温热和矿物带来的微小刺痒时，太阳像一个化妆过浓的脸谱被扔下了天空的舞台。如果你在高处，在近处，你可以看到他们全身赤裸，身上除了夕阳的色彩外还有点发红。

大伟拒绝了小王在水中提出的合理要求，他只是前前后后帮她洗净了身上的细沙，包括漏进褶皱里更难发现的颗粒。

在小王无数次猜测大伟的动机的过程中，大伟练习了无数种另外的方式。用嘴、用手、手脚并用。在床上，大伟总是想尽办法，让小王全身发软，再让她像弓一样绷紧。这些小王都接受了，并暗自认为如此这般的快感更强烈一些，她无法忍受的，是大伟每次达到目的，就会朝卫生间走去。后来她觉得再忍下去只会让她感觉越来越不对劲，就带上神态迷离的表情，轻柔而缠绵地说，老公，你去干什么啦。上厕所啊。不是去洗手啊？没有啊。那怎么每次我们做完都要去？傻瓜，我洗手用得那么长时间吗？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干什么。以后再告诉你。

小王因此睡不着。后来，她就会推开大伟的手，用睡意朦胧的口气说我们睡吧这四个字。有时是老公，我要睡了。今天进货累了。或者，今天累死了。

在小王还不用跑去进货的1999年，大伟还依然是氮肥厂的临时工，小王有一天闷得慌。她给她妈妈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对方天气和身体状况，对方问的则是他有没有欺负你不行了就回家来有了吗没有就要抓紧。当天下午6点大伟回到家里，

小王就把电话的内容客观地转述给了他。大伟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出一个令小王无从反驳的理由：我现在一个月工资才600多块，弄个儿子出来不是让他受罪吗。

“你一定要生吗？一定要生那我也没意见。”大伟接着说。

“你就一点也不想要吗？你也应该有一点想要才对。”

“再等两年吧。我存了两万块了。”

“钱可以慢慢赚。存多少你也存不下一个银行。你知道，我妈催得慌。”

“我妈还没催，你妈就催了。”

“你妈当然不急，你们家都不急，主要是我们家急，我们家没后代嘛。你这几年没和我同房原来是有苦衷的。”

“怎么说话的呢！”

“不是这样吗？你妈才不希望我生呢，你还有个要考名牌大学的弟弟呢，你还存钱存钱，你那点钱就让你弟弟在学校玩女孩子吧，横竖你没儿子你弟弟以后也会有。”

“懒得跟你一般见识。”

“看不起我是吧？别忘了当初是谁要把我带到这个天上地下都长霉的地方来的。”

.....

吵架总是无休止，结局总是很平静。大伟最后重申了一遍，“暂时”不要儿子是因为没钱。小王问他的言下之意是不是有了钱就会要一个或者多个，大伟表示同意她的分析。第二天，小王就要大伟下班时顺路到农行把那两万块钱取出来，在大伟刚想发作的时候，她声明大伟误会了她，她，她只是想开一家服装店，并给大伟讲了一通两个人挣钱总比一个人好的道理。大伟问她，你有经验吗？你没有。小王没有说什么，只是拿出存折，说你去上班吧，你不去我去就是了。



申请了店面，三十零几平方米。选择店名，喷绘招牌。这样说明你该可以初步想象该店的外观了。接下来小王一家一家地请求隔壁的同行告诉她应该去哪里进货。最初对方告诉她去广州或者杭州。那么去广州好还是杭州好。广州具体去哪里。杭州具体去哪里。当对方犹豫的时候她就献上曾让大伟不知所措过的笑脸。最终她得到一个确切消息：去杭州的“西子”服装城，或者去广州的“海珠广场”服装城。

当小王询问他们能否在进货的时候带上自己时，他们告诉她凡事要靠自己。在比较了去两个地方的票价之后，小王坐上了去广州的长途卧铺。那是夏末。大伟问她怎么不去杭州。可以顺路看西湖两眼。小王不冷不热地提醒他，自己现在还没有钱去旅游，自己是去进货。

不可否认，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卧铺车很脏，不适合有身份的人乘坐。被子积蓄了许多种气味，并不局限于“臭”一种味道。小王挑了一条被子，一条可以说是红色也可以说是彩色的小毛毯，后来这条毛毯被收票的抽走了，因为有一位乘客的垫子上积满了雨水。这批三生修得同船渡的乘客在车上谈起了各自感兴趣的话题。小王听出来了，他们是生意人，他们在谈生意经。小王把笑容备好，得到了比隔壁同行提供的丰富得多有用得多的资讯。小王由此获得了不要指望和在同一条街做生意的老板谈生意的经验。

后来，夜深了，大部分人把外衣和鞋子脱了下来。有些睡在上铺的兄弟什么都没有脱。作为一个女人，小王认为，不脱鞋子就躺在卧铺上是不对的，因为他们的鞋子沾满了泥水、烟灰、口水和部分呕吐物；同时她也认为脱了鞋子也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一来车厢里的气味就变得十分强烈、肮脏、不能忍受。

进入广州市区的时候，小王看到车窗外有很多车子、人和灯光，高楼耸立在夜晚的雾里，像密密麻麻的墓碑。11点多，在一个停车场内，所有光线都暗淡了。车里也熄了灯。司机说可以在车内睡一觉，也可以下车。她选择了前者。

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雾气依旧。小王买了一张三块一份的广州地图。她按图索骥找到海珠广场的时候，服装城内还算阴凉。手里的衣服越来越重，小王提醒自己下次要带一架行李车来，这次就算了。她像一个真正的服装店老板那样雇了一个等待拉货的人，卸货之后她迅速跑到街边给大伟打了个电话。大伟问她货好不好，她说货很好但是可能进贵了。

009

小王告诉大伟，她的店能净赚两千多块，旺季四五千也是有可能的。她的意思显而易见是让大伟也来入行。这时候1999年来临了，把大伟说进氮肥厂的工人下岗之后，大伟结束了他们的工资时代。夫妻俩白天夜晚都得以同进同出。2000年春节，新世纪的消费热潮让所有的服装店都面临断货的境地。大伟提出在春节期间再去进一批货。初三，他们在汽车东站的告示牌上看到去广州的卧铺票价是480元。这个数字让大伟放弃了去进货的想法，他问小王存折上现在一共有多少钱，小王给了他一个大约10万的概数。大伟在外面转了几个小时，见了几个人，下午他跑进店里，激动地说：“小王，我们买部车跑长途吧。”

在放斜的座位上，大伟把车开到了买主指定的交车地点。然后他徒步走在箭直的种子路上。他感觉前列腺部位有点酸痛，眼睛像一颗被人捏住的鸡蛋。开车四年之后，妻子已经很少提起孩子的事，他也不再需要回答诸如去厕所干什么之类的



问题。他曾经说过以后再告诉她答案，可是小王再也不问了，这让他总有一种话没说完的感觉。他想小王再问一次。膝盖有点痛，是天气潮湿引发的关节炎。他走得更快了一点，想回去和小王商量商量生孩子的事。

快到那排服装店的时候，他最先看到的是小李。因为她就坐在门口，嘴里翻出白色的瓜子壳。然后他看到了自己的妻子。一个男人和她面对面站着。他们很像是在态度温和地谈价钱。大伟觉得他们离得太近了一点。男的说：“他……”后面的听不见。小王说，好了……好……说着说着，他们同时朝一件衣服看去，又变成跟做生意接近的场景。大伟走到一根与一棵绿化树紧挨着的电线杆后面，他到达以后屋里的两个人坐了下来。男人把鞋子脱去。他在买鞋吗？店里不卖鞋。男人把袜子放到煤火上烤起来。小王把男人的鞋垫拿出来，也放在火上烤着。

大伟呼吸变得稍微急促了点。或许是邻居、熟人？他等待着那个男人走出屋子，不过最后没有等到。或许是她来自家乡的亲戚、朋友？如果你去问大伟那时的心情，那他会通俗地告诉你他处于矛盾与痛苦之中。他想告诉小王一切的时候，小王一是不问他，二是让一个像酒瓶一样壮硕的男人塞满了他的口腔，瓶口一直伸进他的咽喉。他胃里翻腾，却吐不出来。他真想把那瓶子砸碎。但呼吸稍微平稳之后他想从后面抓住这只瓶子，免得反被瓶子砸上自己的后脑勺。

第二天天刚亮，大伟跟着酒瓶往另一条街走去。酒瓶打了一个电话，就不停地走，在这个区所有的街巷里留下他的背影。种子路。太平路。西洋小区。榕亭里。田心里。福禄路。大伟的关节炎受到挑战，更为活跃。有时，酒瓶会停下来，朝四周的人看看，有时甚至停得很久。几部出租车以为有了生

意，在他面前放慢速度。早晨、中午和下午，他在三个地方各吃了一碗馄饨，一份快餐，一盘炒拉条子。

大伟想上前跟他说说话，套套近乎，套套话。他想用问路的方式、借火的方式。到了晚上，他又想，如果他是女人，还可以用拉客的方式、求助的方式。这几年跑车被人拉了不少，但是他已经养成了他本来想要向小王坦白的那种习惯。他看着这位无休止地走路的男人，想象着他的一切，同时寻找一个去撒一泡长尿的机会。

地上越来越湿。大伟知道这是大地又在回春。跟在酒瓶身后，他大部分时间在虚构小王昨夜在床上到底在干什么，小部分时间在想他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不停地走。他为什么不回到小王那里去。有时他感到尿憋得厉害，他就会想还是别跟算了，直接回去向小王发顿火，禁止她开店。瞬间之后他想既然已经跟了这么久为什么不再加把劲呢？只要弄清楚了他的背景，他就可以和小王好好地谈一谈了。

酒瓶的背影拐了一个弯，进入一片宽阔的阴影之中。大伟紧跟着走进去之后他发现自己想不起来这究竟是哪。难道这个城市还有什么地方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巷子越来越小，路灯从有到无。偶尔有两家的窗户没有熄灭。大伟很怕突然窜出一条狗来拦路狂吠，但是奇怪的是一直没有。寂静的雾气飘在脸上。除了一两棵猛然出现在路灯下的仰望可以看到新芽的大树，就是黑色的墙，黑色的空气。像是在甬道中。刚好照亮路口的灯光、隔一段距离传出的麻将声告诉他这并不是无人居住的废墟。他甚至经过一座高耸的铁门，他怀疑那是一座在白天牌子响亮的工厂的后门。

又到了大街上。又到了小巷里。酒瓶像是走得有点累了，往路边一扇黑乎乎的门走去。后来大伟发现那并不是一扇门，



只是一块厚厚的布帘。当他掀开它的时候，红光稀释了黑夜。

他看了一眼周围，知道自己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他已经上去了。一个又胖又高的女孩主动靠上来。靓仔，按摩一下吗？大伟本来想和他开个玩笑，但是他并没有及时地提起心情。靓仔，吃块红薯干吧。这是我们家乡那边的特产。来，我喂给你吃。女孩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了下来，靠在他左边的胳膊上。

后来一个声音很像田震的女人把电视转到春晚重播的画面，说：“靓仔，按个摩吧，二十块钱。”她指着一个更高的女孩，“这个是今天刚来的。”

一个门帘比墙更厚的房间。房间有一张床，一台空调。隔壁在轰隆隆地响着。这是刚才进来的那个人吗？是呀。女人把皮外衣脱去，缀着闪光片的毛衣适当地勾勒出她的凹凸。

他是什么人啊？

我不知道。我是今天才来的。

你帮我按下头吧。

大头还是小头呢？

大头怎么说，小头又怎么说？

大头就二十，小头就要讲下价钱了。

你先帮我按一下大头吧。我把我的身体分为五大块，头、双手、前胸、后背和双腿。你要是都按到了，我才给钱。

这个今天刚到的女人关心地问大伟高兴不高兴，HAPPY不HAPPY。大伟问了一些她例行的问题，从哪里来，什么时候来的，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为什么这样。答案是四川，今天刚到，小燕，21岁，家里穷。

她用手把大伟的下面捏硬之后，把上衣擦了起来。大伟摸了几把之后，表示赞赏。隔壁还在活动，但是似乎正在接近尾